

南苑战斗回忆

李育豪（18期）

1937年初，我投笔从戎，经人介绍到天津，参加由张自忠任师长的三十八师教导队。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进平津。

那时我刚脱离学校，没有社会经验，也没有什么政见，更谈不到什么党派。我心腹中只是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暴行的仇恨，从此，开始了抗日战斗的任务。

我在天津短暂停留一段后，就来到当时驻在北平的三十八师南苑教导队报到。教育长张克侠，系共产党员。该教导队编制，共分二个大队。第一大队为军士队，系由各连队抽调的班长，第二大队（大队长黄振涛系黄埔学生）为学兵队，系由各地招收的学生和一部分军官子弟。我在第四中队，队长朱从之。在喜峰口作战时，眼皮曾被敌弹炸伤，人称外号叫“朱瞎子”。提到日本他总是满不在乎，他每次讲到日本侵略的时候，总是咬牙切齿。有一次他讲：“同学们，眼看重任就在当前，要好好地操练技术，准备一旦有机会，杀他几个，死而无愧……等”，他的讲话，实为感动人心。

日本侵略者，自持兵强马壮，悍然制造是非，最后于七月七日，向我卢沟桥疯狂进攻，当时我驻卢沟桥部队，吉星文团长即予以迎头痛击。这时平津形势异常紧张，敌人调兵

遣将，极力准备，扩大战局，从此掀起了震惊中外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日战争。

时隔不久，没想准备未及，敌人于二十八日开始进攻北平，首先攻击的目标是南苑。是日清晨，敌人以陆空协同向我南苑兵营进犯。

我们教导队住在第十五营房，紧靠南苑北围墙中央。敌人开始由东南角进攻，我第一大队已解散各回原单位，这时只有学兵队。因为没有指派战斗任务，随高射机关枪连撤出营房，到正东方向的演武厅后的荒场上，疏散后各伏掩体内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。天亮后，敌机飞来，三五成群，在我上空盘旋后开始投弹。初开始以拳头大的小型炸弹，低空飞行，向我阵地密集投掷，似冰雹落下，炸得我阵地尘土飞扬。队长指挥我们对空射击，附近高射机枪连也开始射击，敌机翅膀下冒起火星，虽没起到作用，但吓得敌机扭头飞向高空，并不断往返轰炸。

紧接着日本兵开始进攻，二个小时后东、南、西三面受敌围攻。这时我队奉命转移阵地，到北围墙上，对正北方向施行警戒，防敌侵入。

驻南苑营房的大部分单位是训练部门和指挥部的直属单位，战斗部队较少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整容上阵，参加战斗，顽强抵抗。敌人始终以东南角为攻击重点，曾数次爬墙均被击退。时至中午敌以陆空协同，增补援军，集中火力向我阵地猛攻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加上后无支援，被敌突破。这时，朱队长命令我们调转方向，一边射击，一边掩护撤退，我军边打边撤至营房附近，卸装与敌展开了白刃搏斗，并在营房内又作巷战。在这同时北小街也发现敌情，距我阵地只

有三百米左右，队长带领我们跑步到北小巷占领阵地，准备应战。我们到达不久时间，有我骑兵部队来到，他们是担负掩护任务的，分股向南向西冲去，与敌人接火后，成了混战状态。这时各据点边打、边向各有利方向撤退。

我队边打边向正北方向撤退，至大红门时，有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此集结兵力，亲临指挥，与敌展开血战。二位将军怀抱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，以视死如归的气概，一直战斗到壮烈牺牲。由于部队早已受到严重伤亡，又以失去主脑指挥，才又边打边向北平方向撤退。

抗战胜利后，当时北平市命名有：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，以表达他们万古不朽的功绩！

南苑战斗实属贻误战机，使我军受到巨大损失。我们是午后五时进入北平，群众皆热泪盈眶，夹道欢迎。随之，瓜果饮食满载车辆送来。我们来到一个学校里（忘记什么学校）师生们热情招待，向战士们送吃送喝，散发毛巾，激励士气，使抗日情绪更加高涨。不料深夜突然奉命，凡三十八师所属一律开往天津以南津浦线附近。离开北平后转绕经过几个昼夜，才到达目的地青县。

时不过几天，上级将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，军长张自忠、副军长李文田（兼天津市警察局长）。当时张自忠失落平津，情况不明。部队由副军长李文田率领，在天津以南静海县和青县一带，与敌展开激战，长达一月有余。攻守兼用，进退皆有。我军一般利用夜间行动，白天以攻为守，村落巷战，白刃搏斗，翻复交错，在混战中，二十九军发挥了大刀威力，挫败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，敌人再不吹牛放

屁。

战争转移到青县以南地带时，有五十五军换防后，我军撤到黄河南岸休整。时隔不久，大概是十月上旬，又迎击了分股窜扰津浦线以西之敌，我军展开于济宁以东地区，又经过二十余日奋战堵击，阻止了敌人西侵企图。我军从平津转战至今，伤亡严重，上级有所体察，遂奉命开往焦作补训休整。

三次难忘的战斗

李汉文（16期）

为抗日救国，我于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，学习步兵科。1941年春毕业，分配在十二军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一团。

当时的十二军军长是孙同轩，八十一师师长是郝翠芝，二百四十一团团团长是丁士选，其团所属三个步兵营，一个直属连、二个直属排。我在的三营营长是王召吾，该营有三个步兵连、一个重机枪连、一个小炮排。

刚到部队时我担任通讯排代理排长，那年我才20岁。部队驻防郑州，这时敌人少数部队渡过黄河，欲袭郑州，我驻郑八十一师奉命与敌人接上了火，战斗刚打响，二营营长张光宇阵亡，团副王召吾升任营长，同时王召吾也把我带到二营营部，但没有明确职务。称我为连副。由于营队的失利，退到郑州以南约四十华里一带休整。几天后部队开始反

攻，我们营奉命出发后，部队很快就和敌人接上了火，狠狠地和敌人打了一仗。在我军强有力的打击下，敌人站不住脚很快退去，我部紧接着追击。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变，刮起大风，灰沙满天，百米外看不见人，当我们追到离黄河南岸六华里处，又和敌人打了一仗。由于天气和地形的变化，这一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，我尖兵排伤亡十余人，排长阵亡；敌人被消灭了五十多人，缴获步枪四十多支，我部追到黄河南岸，大部敌人退到了黄河北岸，敌人指挥官立登少将及其一伙也被包围在大庙里达三天三夜。在此同时，我部师长写信派一名通信员送到大庙命立登少将投降。敌人不但不投降，反而命令开枪打死了我送信人员，并于第四天早晨两点左右进行反攻，妄想冲出大庙，强渡黄河。这时河北岸的敌人也派来了三只大木船、三十只小皮筏接应立登少将。当他们将靠近南岸时被我部哨兵发觉，立即鸣枪射击，接着一场激战。这次由我亲自指挥战斗，经过不到两小时的激战，把敌人的三只大木船打退了回去，三十只小皮筏也被全部击沉，打得敌人溃不成军，横尸黄河顺水而下，大庙里的敌人也不敢出动。由于敌人的反攻和营救立登少将没有成功，又派来了十二架飞机轰炸我阵地，企图援救立登少将。根据当时实际情况，师长命令开炮将大庙炸平。在头上有敌机轰炸，地上有敌人强攻的形势下，我军奋力激战，消灭了包括立登在内的大庙里的敌人，并缴获步枪三十多支，手枪十几支，还有金戒指、手表等物。

休整几天后，我部又奉命攻打黄河铁桥南端芒山头。芒山头 and 黄河铁桥是日本进攻河南的交通要道和立足点，所以

敌人死守不退，一直攻打不下。

芒山头的阵地原是我军二十二师攻打的目标，由于敌人布防严谨，二十二师攻打几天没有拿下。这时上级命令我二百四十一团攻打芒山头第一道防线，副营长和我带两个步兵连，两挺重机枪，两门82迫击炮攻打芒山头正面。团部命令次日拂晓4点以前我部一定要拿下芒山头第一道防线。这一消息很快被敌人觉察，敌人在当天夜八九点时增加了兵力。我们从下午六点出发，八点进入阵地。这时天气不好，开始下雪。我部乘下雪时机，迅猛偷袭，一枪没发，部分人员就进入了日本鬼子的第一道防线，我是第一个冲上前去进入阵地的，接着大部队冲了上来。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，双方激战，我军以激烈的炮火打向敌人，轻重机枪响成一片，炮弹轰隆隆在敌人群中炸响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，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，我们就强占了敌人的阵地，敌人被迫撤退到第二道防线，也就是黄河铁桥南头。在铁桥南头的敌人死守不退，敌我双方只隔一百多米，一连几天双方对峙，当时是农历腊月下旬，天气不好，刮风下雪。这是我难忘的一次战斗。

1942年8月份，我已担任二营五连二排排长，驻防陕州会兴镇三门峡黄河南岸，当时四、六连守防，五连奉命渡过黄河到敌后开展游击活动。出发前，师长郝翠芝召集五连开会，鼓励我们完成任务，全连官兵也向师长表示了决心。师长又嘱咐我说，李排长，你在芒山头的战斗中立了功，希望你在这次再立新功。并指明了五连长和董排长年岁已大，主要的担子压在你身上，我也向师长表了决心。会后我们挑选了精干士兵六十余名，编成了二个排，一个排二十余

人，两挺轻机枪，二十支步枪，两支榴弹炮。当天下午出发，从三门峡下游渡河，渡河时我们用一只打鱼的小木船和牛皮包，分几批渡过去，过河后迅速深入到敌人后方，白天藏在山沟里的小村庄内，来往行人有进无出，夜间我们声东击西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迷惑敌人，并专打敌人弱点，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。就这样我们一连搞了六个夜晚，任务是七天，所带的给养也是七天。第七天往黄河边行动准备渡河，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侦察到附近少数敌人的位置，敌人的武器是十几支步枪，一挺轻机枪，分两处相隔百米左右。我们摸到村边同时进攻。我排迅速攻到院内，将敌人包围在屋内，逼他们交枪投降。不料就在这时一排轻机枪发生故障攻打不下，立即退走，走时没有和我排联络，敌人的轻机枪转向射击我们，无奈，我一人掩护全排撤退。我甩出几个手榴弹，炸得敌人不敢出门，然后随全排人员退到黄河边渡口。按时间，一排人员还没到，不知下落，我又带着少数人找到天明未能发现。于是我们排先渡过黄河，回到营地，第二天一排才过河回到营地。这时才知道一排迷失方向，直向敌人碉堡而去，被敌人发觉，开枪射击，临时改变路线向敌人后方游动，直到第二天才渡河回来。

在这七天的战斗中，我们时刻保持警惕，顺利地完成了师长交待的任务，全连没有伤亡一人，全部回到宿营地。在休整中我和董排长评为三等功，发军功奖章一枚。这是我从军校到部队参加的第三次难忘的战斗。

我所参加的三次抗日战争

杨天经（16期）

1938年，是我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，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，有志之士纷纷起来参军参战，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。当时我正在南阳上学，后来回到家乡教学。时值中央军校在南阳招生，由于受爱国热情的激励，即弃学从军，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分校（校址在汉中）。经一年多的学习，于1939年冬毕业离校，被分配到河南省保安司令部。我在该部曾当过科员、排长等职。后因父病回家，以后我也患病，因当时地方团队对轻重机枪多不会操作，又由邹文惠介绍，病愈后来到了内乡民团第二团（别瑞久团）当教官，不久又当上连长，最后调编到豫、鲁、皖、苏挺进第六纵队，驻守淮阳把守河防。隶属于八十五军指挥。

一次出色的渡河夜袭

1943至1944的两年时间里，我所在的部队一直是驻淮阳担任河防。我的职务仍是连长。我们的任务是以防为主，但对来犯之日军时刻警惕，捕捉战机，予以痛打。

194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，我们预料中的事件终于发生了。指挥部命令我们作渡河作战准备，并要求渡河宜在夜

间八九点钟进行。接到命令以后，我们即作战斗动员，在团里挑选了百余名勇敢善战的士兵，组成战斗队，由我带领渡河出击，并与驻守在当地的地方团队梁士英团取得了联系，并规定了双方的联络信号和口令。梁部在这一带地形熟悉，当他了解到我们这次出击的目的后，情绪很激动，并主动承担了向导任务。我们的战斗队渡河后，即以急行军前进，不料在当晚十点钟左右，在一个叫王景庄的地方发现了敌情。因情况紧急，时间紧迫，不容许过多考虑，我当机立断，率领部队迅速包围了王景庄。当日军发现被我包围后，哇哇乱叫，横冲直撞，我们以白刃对敌，短兵相接，激烈异常，大约血战了两个小时左右，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有的扔下武器逃跑，有的受伤，联队长吉田一郎被我击毙。获得的战利品：有轻机枪、掷弹筒、长短枪及部分弹药等，我们也牺牲了两个士兵。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敌人，而且激励了我官兵战而必胜的信心，受到了上级的嘉奖。

抢 占 分 水 领

从1944年底至1945年初，我们部队调防鲁山县的四棵镇。我当时升任营长，深感自己责任重大，不仅肩负战斗的胜负，还要注意军队的纪律，搞好军民关系，保障军需供应。这时我们的防地离敌占区很近，有时双方的活动交错进行，情况复杂，时刻都在警惕。要在这里站稳脚根，必须严明纪律，搞好军民关系。元月中旬，我们了解到盘踞在鲁山之敌，有继续南犯，继而西下的企图。经过分析敌情，肯定日军要南窜，

必定经过南召、鲁山，经过南召，则必须经过分水岭，这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必为双方所争，要切断日军南窜之路，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抢占分水岭，争取有利条件，克敌制胜，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。时值天寒地冻，我营受命后，即向分水岭秘密行动，沿途群众替我们警戒，还设法掩护我们，热情招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群众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日夜兼程，争分夺秒的行进。在夜幕将要降临的朦胧中，影影绰绰看到前方的村庄和隐约听到几声枪声，经过讯问侦察，知道许昌地区保安团已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和敌人遭遇了，我们与友军取得联系后，又作了统一布署。次日拂晓四点钟左右，我们和友军并肩作战，一鼓作气，首先抢占了分水岭的主阵地。虽然日军向我们疯狂地进攻，但我们凭借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，全营官兵皆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，坚决打击了敌人。我们四连五连为左右翼，六连为预备队。我亲自带司号兵马发成指挥四连防守正面阵地。敌人先以大炮向我阵地猛轰，继以步兵冲锋，敌人一次次的冲锋，都被我们打下了去，我们也损失很重，入夜敌人倾巢而来，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下去，并靠大炮的掩护，接近我们阵地，形势非常危险。这时我一面以手榴弹和冲锋枪消灭面前之敌，一面命令司号兵吹调预备队进行反击。千钧一发，眼看阵地将陷入敌手，一阵冲锋号声响过，我营预备队生龙活虎般飞奔上来，白刃拼搏，终于把敌人又压了下去，当敌人狼狈逃窜之后，发现司号兵不知什么时候已躺在我的身旁，身负重伤。当时我真为司号兵而难过，但又想到由于他的一声号响，预备队能及时上来，转危为安又觉欣慰。敌人先后向我正面主阵地猛攻五次，终以失败告终，狼狈退去，我们也终于胜

利了，挡住了敌人企图南窜西下的道路。这次战役，敌人损失惨重，留下几十具尸体，并缴获敌电台一部，骡马五匹等战利品，受到了上级的嘉奖。

南坪线上炸敌车

1945年3月内乡已沦入敌手。那时我到了另一个部队即保安团。这年春夏之交，保安团由团长吴佩祥带领，驻扎在内乡县余关乡南的谢寨村。这里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消息闭塞，是我们活动的好地方。距我们十几里地，就是南坪公路（南阳至西坪），沿线敌人气焰嚣张，活动频繁，经常成批或零星地从这条路上通过。沿线群众，人心慌慌，鸡犬不宁。我们经常得到群众报来的消息和有益的建议，并寻找机会打击敌人。一天，了解到一批敌人要从公路通过。有西去内乡的，也有北往马山口的。经过分析决定，立即行动，打击敌人。我们全部轻装前进，晚饭以后，已到达预定地点，埋伏在内乡城东五龙庙一带的公路边。这时恰巧常在这里出没的“别动军”某部，由陈士泽率领，也埋伏在这里，准备伺机打击敌人。我即与之联系，互相配合，协同作战。陈部建议由我部作掩护，必要时可以佯攻，声东击西，给敌人以错觉。不出所料，敌人大批人马、装甲车等，越过潢陂西进时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顿时尘土飞扬，血肉横飞，我们的地雷爆炸了，敌人争相逃命，只留下一辆装甲车，四轮朝天躺在被炸成十几米深的土坑里。至今人们记忆中的地雷坑依然还在。

我的战场回忆

王世麟（16期）

七·七事变，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个个义愤填膺，满怀激情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。

我个人自幼受到教育，已有报国之志，乃于是年响应号召投笔从戎，参加驻洛阳第166师教导总队军士队接受军事训练，以期报国杀敌之愿，结业后分配在166师995团一营三连任军士班长。1938年2月，随该部队渡过黄河，直接参战于豫北沁阳、济源、孟县、温县一带，与日本侵略军土肥原十四师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

夜袭甘沟桥

甘沟桥乃系豫北沁、济、温、孟几县的交通要道，是日军通往各县运输的要塞。此处有日军的军械弹药库，向各处补给，守敌百余人。我师探明情况后，即命995团组织

“敢死队”拔掉这个钉子。团部一声号召，几百士兵报名，通过审查挑选了九十八名轻装组成“敢死队”，队长由袁所先担任，我是其中一员。1938年3月24日午夜，通过急行军到达“甘沟桥”，队长秘密布署了战斗任务，分好外围、进攻、退却的位置人数，趁敌熟睡不备之机，大家挖通

第二版

了墙壁，潜入敌穴。有的用枪击，有的掷手榴弹，有的用大刀砍，还有的和敌人肉搏，战斗异常激烈，我在于敌人拚搏中，头部负了重伤，但仍在拚杀中，几位战友赶到打死了敌人，使我脱险。这场战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，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，我军虽也有伤亡，但士气大振。这场震动豫北的夜袭甘沟桥战斗，刹了敌人的威风，也激怒了敌人对我军的痛恨，从而不断搜索袭击我军。

济 源 第 二 次 战 役

第一次攻打济源失败之后，总结了经验教训，第二次于1938年4月份对驻济源日军土肥原师团酒井隆所部展开攻击。敌人兵力有3000之众，我166师集结三个团，我们995团主攻西门，第二营营长王国钧（黄埔五期生）担任先锋，一、二连为第一梯队，三连为第二梯队，龙台镇为集结地点，总攻兵力4000余名，另配一个炮兵队。一天夜晚部队秘密行军，兵临城下于夜12点，一声号令炮击西城墙，第一梯队趁机靠梯攀登，由于城上敌人早有准备，致使第一梯队伤亡很重，剩余退了下来。我是三连七班长，负责第二梯队。首先由我带一班人冲到城墙下，大家齐力向墙上掷手榴弹，乘爆炸之时迅速靠梯，紧接又向城墙上掷手榴弹，掷后爬梯，手榴弹爆炸后，我带一班长爬上城墙，首先扫射左右墙上敌人，尔后冲向西门，在敌人只注意城门外之际，我带人用手榴弹炸死城门上守敌，立即开了西门，敌人机枪象雨点向我队扫射，我伏在地下射击掩护大部队进

。当西门攻开之后，南门、北门相继攻开，紧接着与敌人展开了街道屋脊争夺拚杀，一直战斗到拂晓，日军不得不从东门逃窜，我军追击20多里路方又回城。这次战役打死打伤敌人130多名，缴获了敌人存留的军用物资，我军虽有伤亡，但军威大振士气高昂。

温 县 战 役

1938年7月，496旅旅长刘希程（黄埔一期生）率三个团攻击温县城，995团为前卫部队，第一营营长王国钧率第一营为先头部队。进攻离城五里之处被数百名敌人包围，995团魏团长阵亡，王国钧营长被围困在战壕里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，但仍冲不出去。战斗一直延续四个多小时，王国钧手枪被敌人弹击，仍以手榴弹坚持战斗。就在这危险之中，我带七班士兵冲入敌阵，将王国钧营长救出，敌人在我两团援兵赶到时，退回温县城，我军伤亡110多名，敌人死伤数十人。

几次战斗之后，团营长官均认为我作战勇敢，带兵有方，于该年八月份提升为准尉，并任995团第一营三连司务长。

之后，豫北敌人通过多次战斗，看到166师意不在作战而是牵制，不能渡河，所以调集大部兵力疯狂往复搜索，对我军进行袭击，由于众寡悬殊，我军伤亡甚重，后调洛阳补充和整训。

部队在洛阳整训期间，我自己深感杀敌本领不足，军事

知识贫乏，适逢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在洛阳招考十六期学生，经考试我被录入七分校为学员。入校后编入十三总队。总队长胡长青（黄埔前期生）对各项教程要求严格，教导有方，所以十三总队系当时七分校成绩优异大队。在学习期间，由于我年轻，也比较活跃，一切动作学得比较敏捷，又因为我是学员班长，处处做到领先，各个项目均获良好成绩。在军校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学习，在将结业之际，分校挑选成绩优异的第十三总队参加陆军第一军第一师陆空大演习。在西北的高级将领胡宗南、陶峙岳等亲临现场，并有苏联军事顾问团军事专家指导，进行陆空大演习，场面之宏伟，“战斗”情势之逼真，如令人亲临战场，获益良深。毕业时又参加了一次军事实弹演习。

1940年8月军校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在驻朝邑暂编第五十二师任排长。1941年7月连队奉命东渡黄河与游击队配合深入敌后作战，以牵制风陵渡和打击敌人，不使其西犯黄河，保卫关中地区。当我军黎明前渡过黄河后，八时许，敌人二十多辆汽车满载士兵向黄河岸边驶来，似有过河意图，我连乘其不备，突然伏击，敌人不明真相，随掉头狼狈逃窜，被击毁汽车两部。紧接着和敌人战斗四整天，我腿部负伤，但仍坚持不下火线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，牵制了敌人，保卫了黄河，不久奉命调守大雁关。大雁关系黄河沿线重要防地，日军多次袭击，一次被敌重炮袭击，但我连仍坚守阵地，迫使敌人不敢西犯。

1944年我被编入驻河南禹县第二十九军，接任特务营连长，后又调入第二十八集团军（总司令李仙洲）185师555团先任连长后任营长。

记忆中的张自忠将军

李育豪（18期）

1937年底，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后，我离开教导队到军部工作。期间，亲历亲闻对张自忠将军有所了解，这里回忆草写此文，以表对张将军伟绩的缅怀。泱泱五十年，记忆难免疏漏，望当年曾风雨同舟的诸友补正。

台儿庄战场

1938年的元宵节，午后五时，我们五十九军由焦作起程登车，开往安徽省临淮关附近，准备收复刚已失守的临淮关。部队到达后三天，因情况不明，急于求成，用一个连的武力搜索敌情。正进行中，突然接到命令，调往山东台儿庄一线。遂即收兵回营，开始向台儿庄行动。这次该搜索连连长阵亡。

农历二十一日到达山东枣庄下车，次日徒步开往台儿庄以北之线，阻止敌人西侵南下。我军展开进入临沂以北地区，逐步向东推进阻击了敌人。与敌周旋转战于各个村落，将及二个月的时间，我军仍以夜间行动，敌人多以拂晓进攻，而我军以攻为守，更运用了地利、人和的有利条件，因为临沂是张自忠的家乡，敌情方面多有群众自动通风报信。军纪方面：在任何时候我军都做到了秋毫无犯，因而多次挫败了敌

人的进攻。

敌人在多次受到我军夜间袭击之后，畏缩不进。也不知是敌方模仿，还是不服，竟有一次日军用一个排的兵力，也在夜间十二点后来摸我们的营。当敌兵接近我阵地前，被我警戒兵发觉，上级命令暗传各个战士（官兵都在战沟休眠）作准备，观察行动，眼看他们将我阵地前放的麓寨拉开空隙，以作进口，每拉好一个空口后，伏卧七八人。我官兵沉着观察，将机枪对准各缺口，当敌匍匐行进的时刻，我方一齐射击，又另抽部分兵力由侧翼截击，防敌窜逃。此一举动，不过二个小时的时间，敌人几乎全部被歼。

不久，大概于三月初一、二日，张自忠将军升任二十七兵团司令，这时，决定进攻朱深。该村将近千户人家，地处险要，有土筑围墙，乃为用兵蓄军之地。敌占领后，在外围构筑有工事，围墙内外有地道沟通，敌人有二千余人盘踞在这里，准备待机南侵。三月三日黄昏，在视野受阻的时候，我方用一个师的兵力，操必胜之念，开始攻击。

战斗开始后，敌我枪炮齐鸣，异常激烈。特别是我炮兵部队，向敌阵地密集排射，重机枪也选择制高点，施行超越射击，掩护部队前进。战斗至暮色深黑的时候，我军进攻主力，将要接近敌阵地前时，互相以手榴弹投掷，我战士多次将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反又投掷过去。顿时我指挥员喊：准备冲锋，上刺刀，随冲杀声猛扑上去，硬是劈刺，白刃交锋，翻复搏斗。因敌人工事坚固通达，时由隧道出来支援，顽强抵抗，使我军不能得手，经数次拚搏无效，我军受到严重伤亡，遂转移另一地形与敌对持待援。夜十点左右，黄维纲与刘振三二位师长商量，向军长报告各攻击目标均有巨大伤